



· 文 达 著

爱用辫子的姑娘

群 众 出 版 社

爱甩辫子的姑娘

文 达 著

內 容 介 紹

本書是描写一个群众积极分子爱用辮子的姑娘——吳玲和代号叫“好运气”的老特务之間的斗争。“好运气”是受美国特务机关的命令，企图对我国某城的国防工厂进行破坏，并暗害著名的女技师。在公安机关的指导下，将敌人这一阴谋及时粉碎了。

吳玲是一个粗心倔强的姑娘，有着一颗对社会主义事业无限忠诚的火热的心。她在公安人員石平的具体指导之下，战胜敌人，防止了破坏和暗害，并以自己的血，揭发出隱藏得最深而又最兇狠的敌人，而她自己在斗争中也受到了鍛鍊，成长起来了。

爱 用 辮 子 的 姑 娘

文 达 著

*

群众出版社出版

(北京东单东堂子胡同30号)

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100号

經安印刷厂印刷 新华書店发行

*

書号(总) 31 (文) 23開本787×1092 1/32印張244插頁8

1957年11月第1版1957年11月第1次印刷

字數60000字印數00001—52000册

定價(6) 0.36元

目 录

一、燒殘的紙片·····	1
二、自首投案的人·····	8
三、誰有黃鹿皮衣? ·····	16
四、郑大夫·····	22
五、公园·····	26
六、失敗的一天·····	33
七、劳动模范田雪琴·····	37
八、院长的决定·····	45
九、寻找三輪·····	59
十、石平的判断·····	51
十一、我失去了知覺·····	68
十二、社会主义的手术·····	76
十三、鮮花·····	80



一、燒殘的紙片

一听挂号室老赵說人事科在找我，我就乐得不知怎么着才好。一口气跑到岳科长的办公室門口，推开门就嚷：

“批准了嗎？”

岳科长坐在他的办公桌后，慢騰騰地装烟斗。他的烟斗老是装不完，比我們向伤口里填紗布还小心。他就是不想想我心里多着急，都走到他的桌子跟前了，他还是不回答，光

瞅着我笑。

“嗯？岳科长……”看着他的烟斗真着急。烟斗是装完了，他可不抽，还是笑，冲着我身子后边笑。我一回头，原来在墙边还站着一个人；这人我不認識，生得又高又黑。他大概正在看墙上挂的本市地图，我这一嚷，才使他轉过身来，莫名其妙地瞪着我。这时我才觉出自己的冒失来了；在一个生人面前，又犯这个坏毛病，别人还不定怎么笑话我哪！弄得我很狼狈。頂糟的是我越不愿意紅臉，可越觉着連耳根子都发热了，說話也結巴起来了。

“不是說，”我把辮子往背后一甩，办公桌上的菊花，就被辮子梢兒打歪了。我赶紧把花瓶挪开，一边心慌意乱地整理着瓶里的菊花，一边給自己找詞，“不是說，批准……批准去医大先修班，就……就找我嗎？”

这时岳科长才抽着了烟，笑嘻嘻地走到我跟前說：“难道除了去学习的事兒，就不能找你了？”

他又扭头对那个高个子說：“石平同志，这就是吳玲同志。”

那高个子“噢”了一声；我不知道这一声是什么意思，現在該着我莫名其妙地瞪着他了。

那个叫石平的同志搬了一張椅子，放在岳科长的办公桌旁，讓我坐下来；他自己又坐在我对面，从口袋里掏出一个紙袋放在桌上。他以非常和藹的，簡直是抱歉的口气說：

“今天是星期日，是你休息的日子，可又不得不占你一点兒時間。你要是知道了为什么事兒，大概你不会反对的吧。……”

他的話說得这么客气。是不是岳科长成心騙我，我确实

有点怀疑了。就凭石平同志那种文雅、细致劲儿，就象个医科大学的大夫，而且还象个外科大夫。准是岳科长成心逗我，不肯向我直说。大概石平同志知道我要进先修班，知道我的志愿是学习外科，而他可能就是我的辅导先生，所以先来认识认识我，所以才那么客气，为了搞好师生……可是看到了那个打开了的纸口袋，我才明白，哪里是什么医科大学的外科大夫哇！可倒真是一件意想不到的事儿。

“我们公安机关，特别重视你的发现。”他说话的音调是低沉的，说话的神态，显得非常稳重、镇静。“你拣到的这个烧剩下的纸片，你看，这个角上的钢印，它是某个国家的国徽。这些剩下来的片断字迹，经过我们研究，确定这份文件是准许进入某国境的特别护照。我们推断，现在正寻找的一个间谍分子，很可能就住在这个医院里。”

一个间谍？而且就住在这个医院？我作梦也没想到是这个事儿啊！当时我只想到是谁这么不守制度，烧纸不到烧纸炉那兒去，偏要到烧开水的锅炉房去烧，差点儿把准备施工的木料烧着。这是上星期六晚上的事儿。——

× × ×

我提着暖水瓶到锅炉房去，想打点热水洗头。我们锅炉房里，每天晚上一到九点就黑灯了。我从小就讨厌进黑屋子，黑忽忽的怪怕人。可巧这天晚上，我刚走进那个锅炉房，就叫里面的脚步声吓了一跳，原来有个人刚从另一个门出去了。我定定神的工夫，就听见“扑”的响了一声，又吓了我一跳。后来我觉出这是从炉膛里出来的声儿。打开炉门一瞧，敢情里头有些纸烧着哪。这一定是谁扔纸的时候，这些纸把火苗子压住了，等闷到一定热度，才“扑”地一下子

着起来了。我知道这爐子的毛病，就想用火鉤子把紙掏出来。

我剛摸到火鉤子，就听見住在鍋爐房对过的老齐，扯着大嗓門，一边嚷着，一边走过来了。医院里有人喜欢管老齐叫“咱鍋爐”，倒不只因为他管燒鍋爐，是他一着急就嚷：

“咱鍋爐要是坏了咋办？”“咱鍋爐要是供不上水咋办？”

大概老齐也听見鍋爐里的响声了，所以这一回的嗓門特別大：

“是誰燒东西啊？不知道咱鍋爐的烟囱是直脖？火星子冒出来燒着房子咋办？”

“不……不是我，不是我。”我結結巴巴地說。想趁他还没进来，就把鍋爐膛里的紙掏干淨。可是这时候，偏偏的这些紙叫空气一拔，就从直脖烟囱飞出去了。

“別捅，別捅！奶奶！……你瞧，火团兒都飞到木料堆里去了！”

我漲紅了臉，赶紧跑出鍋爐房。老齐的秃脑袋頂兒已埋到木料堆里去了，我也向木料堆跑，看見火团落在木料堆的頂上，我一股勁兒就爬上去了。

“下来！你这姑娘，摔坏了咋办！……”老齐从底下喊我。

“什么姑娘奶奶，咋办不咋办的！”我拿着扑灭的紙团，气呼呼地爬下木料堆。“你別以为是我燒的，我非得找到这个不守制度的人不可。”

这时，挂号室老赵也来了，問我們吵什么。我气得要命，誰也沒理，一直走向鍋爐房去拿我的热水瓶。两个老头跟在我后头，也进了鍋爐房。

“怎这么爱生气？誰也沒說就是你燒的！”老赵說着就擦开了电灯，拿过我手里的殘紙片兒，湊到灯底下去看。我的气还没消，不过也不象剛才那么厉害了。老赵的人性挺好，他爱說笑話，有时候也教訓人，可就是沒有老齐那么大脾气，說話就噎人，老是“咋办”“咋办”的跟人家嚷。老赵能疼人，特別对年輕人，象个老爸爸似的。医院里要是有什么小伙子或者是姑娘結婚，你看吧，他忙得比誰都欢，就象給他娶兒媳妇似的。他就是給誰提个意見，也总讓人心服口服的。

“唉，总是那么性子急，慌手慌脚的。”老赵小心地把那张紙片兒送好，却不还給我。嘴里还嘮嘮叨叨地說：“你拿这张紙就能把那个燒紙的人找出来啦？”

“当然啦！”我說，“有好些字沒燒掉，我看是哪科写的就找哪科。”

“哪科？你也沒細瞧瞧，哪科也不哪科。”

老赵把紙打开給我瞧，敢情上头都是用打字机打出来的英文字。我的英文程度只限于常用的几个药名；所以我認不出来那上头写的都是什么，只是一个角上有用鋼印压出来的花紋，可以認出是个大皇兒，不是字。当时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国徽不国徽的。我說：“医院在解放前是外国人办的教会医院，用的文字都是英文，这也許是誰存下的廢紙吧？”

“不对，”老赵摇头說，“我在这医院二十年了，从来就没瞧见过这号紙。我看还是交給岳科长瞧瞧吧。”

也只好这样办了，我收起紙片，拿了热水瓶要走，老赵可就笑起来了。

“你这粗心的毛病老不改，光会甩辮子，誰放心讓你当

外科大夫啊？人家左胳膊有病，你准会拿起右胳膊开刀。”

“才不会呢！”

“不会？你看，手里拿的是你的热水瓶吗？”

我一看，可不是吗！暖瓶的竹皮套上，还写着一个“外”字，我自己的暖瓶可还好好地在那儿搁着呢！

“又是你们外科孩子们干的好事！”老齐又嚷了，我又气了，拿起两个暖瓶扭头就走。老赵还在后面叫我，“先找岳科长，”我哼了一声就跑了。

从岳科长屋里出来，一边走一边想：好啊！这不守制度的丢人事儿，竟出在我们外科；好吧！我非得找出这个家伙是谁来。

我进了门诊部大楼，先把科里的暖瓶放在楼梯口旁的窗台上。我们科里的习惯，下班以后把公用暖瓶都放在那儿，为的是在第二天上班以前，公务员好拿去打水。我放下暖瓶，就走到外科室。灯亮着，我们科里的护士梁英，独自个儿坐在那儿。

“是你刚才去锅炉房打水了吗？”

梁英呆呆地望了我一眼，好象她没听见我的话。我又问了一遍。她才摇了摇头，那种癡癡呆呆的神气，活象作梦似的。

我又问她：“你跟谁在一块儿？怎么一个人呢？”

真莫名其妙，她哭了。

“还有谁和我在一块儿呢？”她抽抽噎噎地抹着眼泪说。真要命。老实说，她这副样子倒也不常见，她一向是高兴兴的，光会玩，虽然今天有点反常，可我并没注意，因为我对她的印象一直不太好；在班儿上她老是迟到早退，做上事儿也是心不在焉，净出差错。自从她跟我们外科周大夫

恋爱上了以后，在工作时思想开小差儿的毛病就更厉害了。给她提意见只当耳旁风，现在又是这么一副不争气的样儿。

“就是我一个人，一个人，嗯……”

真是要命，我扭头就走了。

×

×

×

“为什么扭头就走啊，吴同志？”石平听了我的话直摇头，好象非常遗憾的样子。他跟着又解释说，这不是责备我，而是“很可惜，很可惜，不过你还可以挽救……”

岳科长去找老赵和老齐去了，这时就只我们俩在办公室里。奇怪，我和这个陌生人在一起，到这会一点也不感觉拘束的慌了，只是不明白，我这一扭头惹了多大祸？不知道他叫我挽救什么？

“挽救的办法，把头再扭回来，”他笑着说，好象准知道我有这样的问题。“想法子让梁英告诉你，那时候是谁拿过外科的暖瓶去打水。那个不守烧纸制度的人，可能就是我们要找的人。”

我不由得搭拉了头。真的，我那个后悔就不用说了。还有更为难的事，梁英不一定肯跟我实说。我告诉石平，梁英的心事，现在只肯向我们的化验员华菲说，因为她的心事，就是和周大夫恋爱的事，这个全医院都知道，而这段因缘正是华菲给拉上的线儿。这不过是一个多月前的事，从这儿，她对华菲的那个知心劲，就比对我这个团小组长亲近多了。所以我觉着没有把握。

石平听我说了这个情况，就安慰我说：

“你别洩气，只要你关心她，她就会愿意和你谈心。你不是不肯关心人，只是不大懂”。

从他那低沉的声音里，听出来他对我竟是滿有信心，我永远記得他这句话：

“你对这件案子，应该看得比你到医大去学习还重要得多，需要你在这个案子上贡献些力量，可以吗？”

大概我当时那副模样，除了惊讶之外，还露出了快乐吧，这大高个子没等我张嘴，就又高兴地大声说：

“成！你一定成；等岳科长他们来了，我把情况和要求告诉你们吧！”

二、自首投案的人

过了十分钟，人都到齐了。我们都静悄悄地听石平讲出了这样一段故事：

两个多星期以前，有一个人来到市公安局的“人民来访接待室”。他的衣着很不整齐，有四十来岁，头发已经夹白了，那个样子，好象刚生过一场大病，又象是走了很远路，还没有得到休息；手里还提着一个小小的行李卷儿。他一看见接待室的同志，立刻站起来说：



“把我关起来，送到監獄去吧。”那个神气，也就比死人多口气兒。

說着就提起行李卷，簡直是就等着戴上銬子上監獄了。大概他想起了什么，又把行李卷放在地下，打开讓檢查。接待室的同志讓他把攤在地上的行李卷仍旧包好，同时看到他的情緒太激动了，于是倒了一碗水讓他喝。要使他的心情平靜下来，才好讓他談个究竟。

“在这兒談和在監獄里談是一样。”这人叹了口气，又坐在椅子上，一口气把水喝完，把遞給他的烟哆哆嗦嗦地点上，深深地吸了两口。

“我叫金相臣，原来是个汽車司机，也是个——照大伙兒的話說，是特务，照我那个小兒子的話說，是該死的坏蛋……”

接待室的同志劝金相臣不要緊張，有什么事尽管慢慢兒說出来，政府对每个真誠悔过的人都会从寬处理的。金相臣逐漸鎮靜下来，坦白交代了他給某国特务利用的一段經過。这件事，看来是跟我們这个医院有关系的。

原来金相臣是某国領事館的司机。从他父亲起，就已經干着这个差事了。到領事館撤退的那一天，他自己也干了快二十年了。那时候，他們家有一个生活信条：無論如何，不能得罪了洋人。金相臣的想法，就更加变本加厉了。因为給洋人干事，不但工錢和外快拿的特別多，而且他伺候的那个副領事，早就給过他一个比金子还貴的希望：許下送他的兒子到外国去念書。誰知就是这个希望。把他弄得人不人，鬼不鬼，几几乎見不得人，見不得自己的兒子。

那是1950年的一天。副領事在深夜里突然把他叫进一間

屋子里。那兒只有副領事一个人，正在壁爐里燒东西。屋里乱七八糟，象是要搬家的模样。看着这光景，金相臣摸不透副領事在这个时候找他干什么。平常，中国人是进不去这间屋子的。副領事看着最后一团紙燒淨，回过头来，談出了金相臣意料之外的事兒。

“你的兒子多大了？”

“才九岁，領事官先生。”

“唔！还很小。很好。我是早答应过吧，送他到我們国里去上学。嗯？”

“对啦，領事官先生！您就等他到初中毕业了业吧。”

“不錯，不錯。唔——你現在还愿意嗎？”

“怎么不愿意呢，亏您老还記念着，到时候……”

“可是我們明天就回国了。”副領事說到这儿就打住了，似笑不笑地齧着牙，瞧着金相臣的臉。不用說，金相臣臉上的着急样兒，叫他覺得是个开心的乐子。

“不要紧，老金！我不但給你預备下了半年的花消，还給你預备了一份护照和介紹信，等你的兒子长大了，就可到我們国家去上学。还有——”副領事先把一个包兒遞給金相臣，又从衣袋里掏出一迭美鈔，在金相臣眼前一晃，“这是給你兒子的。作为他这几年的学費，足够上到中学毕业了！”

金相臣那个感激勁兒啊，真想全身跪伏在他的脚下。他本想說，自己兒子上的学校，現在已經不收学費了。但是話到口边就又嚥回去了。何必这么傻呢？錢，总是好东西呀！他把美鈔接了过来，很小心地揣在怀里。

副領事看見金相臣收下錢，写了收据，可就不愿意再听

他的感激話了，也不是那種柔和、關懷的聲調了，變換了一種鄙夷的命令的口氣，副領事釘住了金相臣的眼睛問：

“老金，咱們是公平交易。我幫助了你，你也得幫幫我的忙吧？嗯？”

“那一定，一定！沒說的，听您老吩咐……”

“好。我明天一早就上船了，在這以前，我叫你辦的事兒，對任何人也不能說出去一個字，行嗎？”

“行，行……”

“好了。跟我來。”副領事根本不想听他還要說什麼。急忙忙地抬腿就走。金相臣以一顆比對上帝還要虔誠的心，在後面跟着走。他根本不去想，領事官先生會叫他幹什麼事兒。

頭一件事兒，就是叫他把一塊假車牌，換到汽車上。他也不敢問問這假牌子是怎麼弄來的。

“到別墅區李狀元墓那個柏樹林的西北角上。看看四週的動靜，要沒有人，就叫我出來。車要開得快，嗯？快！”副領事把命令說過後，就上了車了——說得確實點兒，象條長蟲一樣鑽進了車背後的行李箱里去了。

金相臣誠惶誠恐地遵照旨命，把車子開到指定的地方。那地方很暗，平常就沒有什麼人，這天夜里更連個人影都瞧不見。金相臣打開行李箱，副領事一爬出來，就鑽進柏樹林子里去了。金相臣這時才看見樹林里頭，原來已經有個人在那兒等着副領事。在離汽車不遠的地方，他們倆就用英語密談起來。那人的個兒比副領事矮多半頭，也就是個中等身量兒，面貌卻完全看不清。他倆大概談了有十分鐘吧，就分手了。副領事又鑽進行李箱，叫金相臣把車子在附近繞十五分

鐘，再开到柏树林东南，一条小河的河灣树林去。金相臣当然是一分不差地如命照办了。不过这次却使副領事很生气，因为他在树林里轉了五分鐘就回来了，嘴里还一个勁兒地嘟囔着罵。金相臣能听懂不少英語，剛才在柏树林里的話，他听不清，这次可清楚地听出来了。“那母狗养的不知哪兒去了！”

副領事还是照原样坐上車，讓金相臣赶紧把車开回去。到了家，副領事又把金相臣叫到那間屋子里，——这时，已經快天亮了，屋子里的东西也搬空了——交給金相臣一个信封，并說：

“我馬上就要上船了。这件事托你办：你今天晚上，还是那个時間，那个地方，去等一个矮个子，戴口罩，也許还戴頂帽子的人，你說‘好运气’。那个人也同样回答一句，你就把这信交給他。听清楚了把！”

金相臣重新說了一遍，副領事很滿意，又說：“还有一件事，你一定能帮助我。以后，如果有人写信給你，署名是你不認識的，你就拿到火上烤一烤，信紙背面就会現出字来，你就照那信上的話办，行不行，嗯？”

“行，行。”金相臣不加思索地一口应承下来。他到現在还觉着那迭沉甸甸的美鈔，温暖着他的胸脯呢。

金相臣叫美鈔和兒子的前途，弄得心里头美的直迷糊。他好好地睡了一个白天。只等着天黑去送那封信。可是将黑的时候，戶籍民警忽然光临了他的家，虽然只是简单地了解一下戶新房客的事兒，可就把金相臣吓出了一身冷汗。这时才想着副領事叫他干的不是什么好事兒；可是他又不肯說出来，更舍不得副領事給他的东西。結果只把那封信燒了。当然，他也沒敢去那个河灣树林。

一晃就几年过去了，也没有不認識的人給他来信。他把副領事給的花消已經花完了，介紹信还留着。虽然他現在对那些东西的兴趣已經不太大了，可还是不敢报告。心想，也許副領事把他忘了。忘了也好，沒忘也好，反正不說出来沒人知道。可是兒子长大了，紅領巾也戴上了，又快要参加青年团了。只要一听见父亲說起那个洋人待他有多好的話来，兒子就反对。副領事的那封留学介紹信，就不敢再在兒子面前提了。

有一次，那封介紹信給兒子看見了，他就死纏着究根問底。当时是应付过去了，可是从此以后，总觉着兒子的話象有刺似的。也不知是孩子無心說的幼稚話，自己有心听了；还是孩子成心要說給父亲听。就拿和兒子看电影那一回說吧。兒子就这样說：

“爸爸！你看那特务多該死，他的小閨女兒多可怜哪！”

金相臣为了這句話，一夜沒睡好觉。他想：要是这个沒娘的兒子——金相臣的妻子早死了——知道爸爸的事兒，恐怕比电影上那个小姑娘还要可怜！

可巧这时候，他收到一封不認識的人来的信，那时候离現在也就三个多星期。从烤出来的字看，說的倒是很简单，叫金相臣預备一个瓶子和一个盒子，到三〇三工厂东墙根，第五个洩水道的地方，装一瓶从厂子里流出来的水，再装一点垃圾。然后在指定的某日某时，把瓶子和盒子埋在柏树林里——就是指的金相臣与副領事去过的林子——唯一的一个石碑的后头。那柏树林就在医院东边不远。这地方原先叫李状元墓，現在已經是工厂区了。

可是金相臣沒有照着信上的話干，他立刻就把这封信燒